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舉人臣曹勲祖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四十二

明 曹學佺 撰

人物記第二

川西道下

成都龍安二府

六朝

何妥字棲鳳本西城人父細脚胡通商入蜀家郫縣遂

為邾人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為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

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

詆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大畧言尚正聲放姦聲具録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歴數十年惟作大吕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自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隴州刺史時有負

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位三年以疾請還尋為國子祭酒卒謚曰肅

羅研字深微成都人有文學為梁益州刺史鄧元起屬吏會蕭元藻以私憾殺元起而誣以反研詣闕訟冤上贈元起征西將軍後刺史蕭恢聞其名辟為別駕時羣盜大起或嘲之曰蜀人貪禍樂亂一至於此對曰蜀川積弊實非一朝今百家為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而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吏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怪

者若家畜五母鷄二母彘牀有百錢布被甑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説於前韓白接館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後爲散騎常侍

衛文昇資中人山獠作亂文昇單騎造其營諭以利害渠帥感悦解兵而去前後歸附十餘萬上大悦以爲蓬州總管

唐

朱桃椎新繁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爲

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巖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茗置於其處各自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語不荅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欲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科條薄賦斂清靜以綏其民蜀郡大治每遣人存問輒走林間自匿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人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于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流入于腹廼生白於彰明縣因以白名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刺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特英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劒為任俠輕財好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凖裴政崔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

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羮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其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其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燕見白常侍帝醉使髙力士脱鞾士素貴倨太子呼爲兄諸王公稱爲翁而白以厮役視之甚以爲恥摘其詩語以激怒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傲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未幾永王起兵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幷州一見郭子儀而奇之謂必能立葢世功子儀犯法當死白營救得免至是子儀以百口保白不反且請解官贖白罪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又為仇人所搆繫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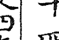
道潯陽訪白聞其在獄釋其囚而辟之以為參謀未幾辭職往依當塗令宗人李陽冰代宗立召為右拾遺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黄老度牛渚溪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而宅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往祭其冢禁樵採又訪公後裔惟二孫女已嫁為鄉氓妻范召入見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欲與謝玄暉為隣頃葬東麓非其意也傳正為改葬之立碑焉欲以二女改妻仕族女曰孤窮失身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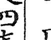
再改則非人倫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傳正歎息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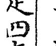
沈如琢崇慶人性至孝母嘗患消渴非時思食桑椹遍求不得宅東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遂愈後母亡毀瘠廬墓有白鶴來棲墓上天寶二年旌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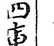
王先成彭州軍士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急先成度建諸將惟王宗侃最賢因往說之宗侃以白建建大悅遂解圍民得歸業先成後為刺史

孫逢吉成都人博學尤善毛詩孟蜀時為國子博士檢











校刻石經于蜀學同郡林罕亦擅文學著說文三十篇目曰林氏小說附刻于學宮

宋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宋初登第知吳縣與長洲令王禹偁相唱酬傳誦蘇杭間後並名赴闕太宗試其文以為著作郎直史館會有詔求讜言處約因論三司之制非古請依六典舊儀以錢刀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分任二十四司可以集事不然則金部倉部安知儲廩帑藏



之盈虛司田司川孰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弊況就三司之中更復分置僚屬則愈為失真故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之為便也久之受詔巡撫荆州路淳化中卒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十卷題曰東觀集

梁鼎字凝正華陽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累遷殿中丞通判歙州徙知吉州以強幹特賜緋魚犀帶記其名於御屏淳化中上言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

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浸成苟且之風請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而民受其賜咸平四年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金紫是時三司嚴督逋負有久被留繫者上命鼎按籍詳定多所蠲免踰月拜右諫議大夫度支使以議鹽法與西北諸轉運使相戾遂中飛語罷度支使守本官景德初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鳳翔以居憂哭泣傷目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鼎為人磊落尚氣節

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攻篆籀八分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

王永華陽人為右補闕吳越納土永受命往均賦悉除無名之算太宗詰其多弛永曰使新附之民蒙天子仁恩臣即得罪死不恨矣太宗大悦永孫罕

王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者多不以實罕以暇時履畝圖其高下及訴至按圖驗之皆不能欺時范仲淹在潤州奏下其法于諸州西方用兵每

科箭羽於東南富室積貯逐利羽價湧騰罕乃下令官自積以輸軍實民但出錢佐費遂不為患累遷戸部判官受詔修太宗別廟中貴人遂因慮材更造罕不聽但飾其丹漆易一楹省緡錢十餘萬出為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適行部潮州歸至惠州患之惡少年方謀乘機為盜罕因令邑尉増弓手二千人三老發里民為兵各二百人有方畧之士許以官秩金帛使為甲首久之無有應者會有羣盜攘奪婦人釵珥罕悉捕斬以徇

曰此皆三老發為兵而不肯行者耳於是里民皆恐得兵六百餘人尉部弓手亦至數百遂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旂順流而下至廣登峙營于東門智高相去三十餘步竟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賊遂解去是時南道斷絶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乃逌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稅尋復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而儂宗旦復據險聚衆罕乃呼宗旦子日新諭之曰汝父內

爲交趾所仇外爲邊將希賞之餌何不擇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刑威而剖斷如神監司上其治狀勑書褒諭賜絹三百疋以光祿寺卿卒兄子琪珪珪少孤敎養於罕及貴罕與之書每以盛滿爲戒云

王琪字君玉少善詩歌以進士起家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嘗侍晏太清樓帝命諸臣作山水石歌琪以稱旨褒賞通判舒州

會歲饑請賑未報琪遽發公租以身任之不敢累守也
累遷龍圖閣待制出知江寧府先有兇徒數縱火為姦
利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乃作賞捕之法盡得而誅之
火患遂息官終判太常寺以禮部侍郎致仕琪性孤介
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
以沽名卒以待客闊畧致謗然終不恤也卒葬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窆葢異數云
王珪字禹玉琪從弟也弱歲竒警琪讀其賦而歎曰騏

驥初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以進士甲科累官直集賢院接伴契丹使先是北使入見必以盛服至是乃欲便服紿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進翰林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温成廟享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享帝後宫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享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温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名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授旨不可明日請對而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真學

士也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稱天以誄之制謚于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議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之禮珪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稱大國執政不可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遂至入相

陳克成成都人雍熙進士及第真宗時刑部郎中詞學典贍性曠達善談謔勢利澹然臨終自為墓誌

李建中成都人太宗時進士累官太常博士表陳時政
終判太府寺建中性簡靜恬於榮利善書札篆隸
句中正華陽人孟蜀時舉進士歸宋補曹州録事叅軍中
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所不工太宗時嘗獻八體
書名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詔詳定篇韻及雍熙廣韻
郝逢成都人幼好學不以寒餒爲憂咸平中蜀亂賊求
書生授官不從者戮逢詞氣不屈賊怒引出斬之臨刑
三問終不改操賊乃釋之

任玠成都人通五經緯候音律琴奕丹青皆得其妙真宗名試學士院玠撰詩一千二百韻以進賜進士授汝州團練推官玠具野服棒告身詣登聞鼓院納還而歸

李定郫縣人好古力學志不願仕養二親以孝聞累舉孝廉不就日以詩酒為樂自號虛舟子蜀中累值兵火經籍不完天禧中詔天下收集書籍定率先投牒監中羣書多出其家

彭乘字利建華陽人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

閤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西歸久之以薦試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歷秘書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守鄉郡自乘始官終翰林學士仁宗嘗召乘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未嘗自言何耶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耳帝嘉之及乘病勅醫診視賜以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乘質重寡言不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刋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

工先是開寶間成都羅居通塋母廬墓有甘露芝草之祥大中祥符間資州黄德輿躬自負土以葬其親甘露湧於墳側及乘塋父亦有甘露降於墓栢人以為孝感云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少有異才澹於名利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于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

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西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為東監直講名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而主司妄以為失韵補校勘人為憤鬱而鎮處之晏然遷起居舍人知諫院上言周以冡宰制國用

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為便契丹使至虛聲示强大臣益募兵以塞責鎮言備天下者莫如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殘民養兵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矣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以要譽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皆不論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及執

中孼妻皆殺侍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方今隂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犴獄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乃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文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禁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至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于御臣之術為兩得矣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莫敢先言鎮獨奮然請擇近屬

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疏奏文彦博訊其何不謀于執政鎮曰若謀而不可是豈得以中輟乎章屢上不報執政以其希名干進鎮貽以書曰凡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不死職當死亂兵此乃擇死之時耳又何顧於希名干進之嫌哉及疏下中書鎮又言曰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以付中書是欲大臣奉行也而大臣畏避設辭拒臣者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夫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願

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尋除鎮兼侍御史鎮固辭執政諭之曰今者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論事者當以是非不以難易若論今日難於前日則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鎮見上面陳者三上章者十九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院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然每因事未嘗不申前議及英宗既立詔議追尊濮王典禮而鎮所議與兩制臺諫不合復詔禮部檢詳時鎮方判太常寺即率其屬上

言曰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為祖其父容可
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
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于濮王則其失豈特漢二帝之
比哉凡稱帝若考若寢廟者皆非是執政責之曰今方
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而即以聞者
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神宗時鎮為翰林學士兼
侍讀通政銀臺司會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
之法起于盛漢最為近古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

為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喻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之矣豈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詔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亦封還帝乃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又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遂請解銀臺且云今之言青苗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然此什百萬緡者非出於天

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也葢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盡其水也疏凡五上多指斥王安石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鎮得請告因以表謝其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乃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斯可矣若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哲宗立韓維上言鎮在仁宗時首建發儲之議因拜端明殿學士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固辭改提舉崇福宫以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年八十一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忠文鎮生平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宋之歳取士減任子及甄別宗室之賢者以補外官皆鎮之本議鎮清白坦夷遇人以誠而恭儉慎黙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每奏補恩澤先宗族而後子孫

兄鎡卒于隴城鎮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遂徒步求之於兩蜀者二年既得而驗之曰吾兄胸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四乳乃名曰伯常鎮少學於鄉人龐直温直温子昉卒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鎮之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説而契丹高麗咸誦其文少嘗作長嘯却敵騎賦晚年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後每使者至遼必問蜀公安否

范百禄字子功鎮兄鍇之子舉進士第又舉才識兼茂

科治平間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昔漢哀尊共皇而河南頴川大水孝安尊徳皇而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禮也若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以起也熈寧中舉為御史辭不就提點川東利梓路刑獄熊本䙅將賈昌言欲殺降夷為功百祿諭之不聽仍往諭本本矍然檄止乃尋召知諫院是時方行實法許告匿戶百祿諫曰許人告訐人將為仇然

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累遷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
回河故道呂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
仰而河勢順下必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
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
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曰塘
濼有限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
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況先帝明詔柰何動搖事乃止
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導人

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奸邪以類相反二十餘
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
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上百禄曰千里之畿
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越數月拜中
書侍郎是歳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
言百禄曰分祭者三代之禮也成命所誦祀天配地均
歌此詩是猶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争久
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

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祀為恭於是乃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入族皆思内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而溫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為必爭之地若賊騎時出我何以畊雖欲棄之為費已甚帝皆從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

范祖述以廕知鞏縣縣有南山水為患祖述導之入洛

遂得安流文彦博稱其能再知台州奏罷黄柑葛簟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會靖康之難避地汝州汝州守趙子櫟邀與共守募兵完城為必死之計於是旁郡皆陷惟汝得全

范祖禹字淳父一字夢得祖禹將産母夢一偉丈夫入寢室自稱漢將軍鄧禹遂以為名祖禹少孤撫育於叔祖鎮因而自傷每歲時親朋慶集輒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不預人事登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資治通鑑

於洛凡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作相其弟安國與祖禹友善每諭以安石愛重之意祖禹終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杜門謝客獨厚祖禹接待無間及疾篤授以秘疏大抵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弼卒祖禹上之神宗時累官著作郎兼侍講哲宗既立祖禹上疏宣仁后其畧曰即吉方始服御一新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動宜有法又以有詔夏暑罷館因復上言今日之學與

不學乃係他日之治亂且凡人之進學莫切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能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久之名拜諫議大夫上書太皇太后乞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使異日衆說不得惑小人不得進蔡確既得罪朝議欲加遠竄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者六十餘年矣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恐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為黨確去之則刑罰

失中人情不安也是時大臣欲于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不當兩用新舊而兼存之以壞紀綱又言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不可不擇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使吏部取當為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名而察之以次表用至縣官則令監司考課終歲之後較其優劣以為黜陟時聞禁中覔乳媪祖禹

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太后保護上躬既而太后諭祖禹以外議虛傳祖禹復上疏其畧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言之何及願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迨宣仁太后殂中外洶洶是時祖禹為翰林學士乃奏其畧曰先后有大功於天下有大德於生靈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離間者不可不察也且先后因天下人心之變而更化既

改其法則作法之人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惟陛下辨析是非深拒邪說其有以奸言惑衆者付之典刑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他日又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曰中國復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小人之情專為利則不便於公專

為邪則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静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上不報忽有旨名内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名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追改因請對其畧曰自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頼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用羣小已布中外不可復去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頼陛下與先太后起而收之天下之民如解倒

懸惟是向所斥逐之人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
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
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熙寧元豐閒官李憲王中
正宋用臣輩用事為國斂怨而所名十人中有兩人乃
憲與中正之子其子既入其父必且復入願陛下念之
是時已興紹述之意將有復相章惇之兆祖禹力言其
害不聽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陜州言者追論其
修實錄詆誣并諫覔乳嫗事貶武安軍節度副使連安

置昭永賀實而卒祖禹平生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假借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每進講必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燦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奇警讀書五行俱下登進士上第以集賢校理為開封府推官剖決如流仁宗愛其才欲置之侍從執政以其年少不用再遷知興元府守藏

吏告以纖被盜竊繪視其迹即呼戲猴者詰於庭為盜者猴耳府中以為神在郡獄無繫囚神宗時歷知諫院會詔遣内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陜西繪言陛下新即位陜西之使不遣館閣臺省之士而遣中人何以示天下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以所厚曾鞏為史官繪劾奏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帝為寢其命繪亦罷諫職改兼侍讀繪因滕甫固辭帝詔甫曰繪迹孤遠立朝寡援而不畏强禦知無不為朕固信之篤矣今日之

除益以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故令少避耳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耳經筵豈姑息之地乎卒不拜未閲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是時王安石用事賢人多謝去繪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令舊臣多引疾求去者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及行免役法繪陳其十害安石命曾布疏其説詰繪分析繪執意愈切遂罷爲侍讀學士官終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繪爲吏敏而强常主愛利而疏曠以是見廢然表裏洞

達一出於誠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何郯字聖從仁壽人以進士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郯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納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然納之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得郯請閱視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則物必應之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也今用一吏則疑其從

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也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也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也今進其類則疑為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造祭器之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俸鄭言守忠内官勞薄賞重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遂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鄭又言祖宗

之制未有内臣坐殿上者守忠乃不敢赴帝以鄭不阿權勢擢知雜事御史鄭徧歴三院皆有直聲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縁后宫之親叨竊外庭又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官必死爭之罷堯佐則傷恩黜言官則累徳臣謂莫如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於是遂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鄭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還判銀臺司會唐介出荆南勑過門下鄭封還之介遂復留諫院治平末得罪

神宗詔郟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

梅摯字公儀新繁人以進士通判蘇州屬兩浙歲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於上曰借貸本以行惠而急於督償是反困之耳於是詔緩輸期累遷侍御史時李用和以帝舅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上言不宜以名器濫授無功又言張堯佐以宮掖進用上累聖德又奏減資政殿學士員請名待制官同議及復

百官轉對所陳皆切時務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為諫議大夫摯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績如其為人敭歷中外數十年而家無餘財

李大臨字才元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衍文彥博歷薦為秘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書至大臨家以貧無皂隸身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神宗雅知其名擢知起居注進知制誥言青苗法不便於民王安石大怒會李定除御史大臨與宋敏求蘇頌相

繼封還詞命而大臨詞更切直帝以去歲有詔臺官不拘官職奏舉爲諭大臨等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耳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列臺憲此國朝所未有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帝復詔諭數四而大臨等固爭不已乃以屢革詔命皆歸班大臨出知汝州後加集賢殿修撰天章閣待制致仕大臨清整有守論辯識大體與敏求蘇頌並稱熙寧三舍人云

張俞字少愚郫人俊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為秘書郎願以授其父顯忠而隱於家時文彥博治蜀為治青城山白雲谿于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俞有至性丁内艱鹽酪不入於口所持柳杖更再期忽生枝葉遂植墓側後至合抱詔書凡六召皆不應每有山水之興雖數千里輒攜家往遊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閉門著書未

就而卒妻蒲氏名芝賢而能文為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居嘗曰丈夫處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寔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址吳興高躅疏不通徑依雲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宿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

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才賢
王景字仰山郫人按古今集記淳化咸平中景以積行純孝稱於鄉里號王孝子父母嘗病革割股以進翌日瘳及父母没哀毁過制負土成墳結廬其側有甘露降于竹柏鳥雀啣果鹿馴擾其廬李順之亂郫人團結以自守順後益熾下令集向團結者留縣西福寺毋得輒出將盡殺之孝子適役于縣度衆皆且不免夜啟關縱

令逃去數千人賴以活孫君拙曾孫師愈玄孫隙侯臣
六世孫擒七世孫宋皆登進士第乾道五年巳丑夏六
月乙未孝子之墓石復産紫芝一本人以為仁孝之報
張唐英字次功新津人少好讀書經歲不知肉味進士
及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所著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
魏元忠不足多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治有圃
取息甚厚前令以此致富唐英至悉以種柳凡千餘株
作柳亭其中英宗初繼大統唐英即上謹始書云爲人

後者為子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神宗即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卿何尚衣緑唐英曰向固已得回授臣父矣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唐英論宗室禄多費鉅宜以服為差殺但薦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左右不免有失人之累未幾卒唐英有史才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世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少善屬文年十三時蔣堂守蜀大

集蜀士因出陶文以示之曰此賈誼才也於是一座大驚名震蜀中堂一日與陶共讀寺碑酒闌命陶書之不謬一字登進士第以唐介薦應熙寧制科是時王安石行新法陶對策數其過及奏安石讀卷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喜謂陶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効不意君及於此陶雖入等僅得通判蜀州遷知彭州李杞蒲宗閔榷茶騷擾陶言川蜀産茶不及東南什一諸路通商而兩川獨禁

且茶園本是稅地出租賦供衣食非觧鹽進牓之比今乃立法太嚴取息太重使良民冒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宗閔怒劾其阻法責監淮南酒稅元祐初擢侍御史䟽逐蔡確韓縝張璪章惇以清朝廷會議行差役陶言新舊二法須裁量得中遂詔陶定議極其精密民以為便朱光庭劾奏蘇軾策館職題目陶言議者皆謂軾甞戲薄程頤光庭乃頤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恐朋黨之禍自此

起矣由是兩置不問累遷左諫議知梓州入為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私言耳不足為令官終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卒

宇文昌齡字伯修雙流人以進士甲科累官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卑高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實以感于

虛自有以通于無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其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徽宗立為戶部侍郎舊制陝西餽芻糧于邊令內郡轉給為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以助邊糴從之歲損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後以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于官詔為封傳護歸官給塟費子常

宇文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

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孟氏入朝太祖觀蜀地圖以玉斧畫大渡為界曰此外吾不有也是以至今無西南夷之患今若建城邑於河外敵情自此携貳邊隙開矣尋改提舉成都茶馬先是崇觀間提舉官變壞熙豐之法歲以所入進羨餘由是吏緣為奸市馬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累進秘閣修撰中大夫卒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為曲水令會神宗即

位求直言之郤乃上疏其畧曰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愈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穚之盛以保安外戚考常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淹滯遠夸毘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太平可拱而致也疏奏不報乃喟然歎曰吾不可仕

矣遂以太子中允歸年未四十自强於學不易其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視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者今於之郤見之范鎮亦曰之郤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歳而先我掛冠使我歎然

成都箍桶翁者不知其名氏伊川先生侍父太中公見其挾冊箍桶於成都就視之則易也因問未濟男之窮曰三陽皆失位也遂質所疑酬荅如響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後伊川因袁滋問易荅曰易學在蜀又嘗見賣醬

者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皆蜀之隱君子也
鄭少微華陽人字明舉元祐中進士是時蘇軾知貢舉
得少微與古郫楊天惠隆州李新號爲三雋少微宣和
間論時政坐廢貧無田宅寓居金繩院十五年不屈其
志學益古文益工後徙居臨邛自號木雁居士官至朝
請郎有集行世李新字元應爲資州司録嘗作墨竹賦
爲東坡所賞又同時安陽有劉涇字巨濟王安石重其
雋才薦於朝歴官國子監丞元符末上書名對除職方

郎中卒涇為文竒怪往往為人排斥躓而不伸葢黄庭堅之友

杜翊世華陽人紹聖進士通判懷遠軍靖康初夏人入寇奄至城下翊世與知軍劉銓率衆守禦謀徙妻子於長安妻張氏曰寧同死此及城陷賊脅使降翊世瞋目叱之舉家皆投烈焰中死事聞贈朝議大夫表其所居曰忠義坊

陳佑仁壽人熈寧進士官至右司諫劾論章惇蔡京郝

隨鄧洵武之罪忤旨出判滁州後入元祐黨籍同時資陽人苟簡與弟聳同聲對策排斥奸佞為蔡京所殺申積中成都人申起之子在襁褓中楊繪乞為子稍長知出申氏絶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繪盡孝及繪卒有二男一女積中為之畢其婚嫁始歸本姓蜀人以純孝稱之翰林學士許光凝守成都以其事薦於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事道卒詔官其一子

宇文虛中字叔通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累遷中書舍

人宣和間蔡攸童貫引女真夾攻契丹以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上書其畧以為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且中國與契丹講和已踰百年今不羈縻封殖為我籓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為隣域女真藉百勝之威持卞莊兩鬬之計引兵入境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矣復建十一策二十議皆不報及斡里雅布尼堪廹太原帝始大悔命虛中草詔罪巳遂以為資政殿學士軍前宣諭使檄招熙河帥姚古秦鳳帥种師

道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下為馬忠所敗西路稍通師道姚古及他鎮西兵並達汴城虛中亦馳歸收合散卒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統領於汴河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至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乃遣見金使王汭持書議和虛中冒鋒刃進至敵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至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與李邦彥等及金銀驢馬之類又欲御筆

書定三鎮界至明日虚中復往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虚中泣下不言金帥色變虚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於是乃解兵北去金兵既解言者遂劾虚中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竄韶州二年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副以楊可輔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副以王貺時二帝皆辱於北庭矣明年春金人并遣歸虚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義不敢還於是虚中獨留

久之遂佯仕金號爲國師因密結東北之士陷於金者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虚中輒言江南荒僻而貴財勞人得之不足以富國於是中國頗得數年無擾皆虚中之力朝廷知之詔存恤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判官然秦檜恐虚中沮撓和議悉遣其家入金以牽制之虚中在金竟以謀反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廟號仁勇以其族孫紹節爲師瑗後

宇文紹節字挺臣初以嗣祖蔭補官後登進士第累官
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修
築古城剏造砦栅專為固圉之計或譖于侂胄紹節但
為城守無益用兵侂胄貽書讓之紹節報曰公有復仇
之志而無其畧有開邊之害而無其利不量國力浪為
進取是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乃以李爽知廬州召紹
節為兵部侍郎知鎮江及吳曦據蜀趣召紹節西討紹
節至闕乃請以密旨授曦隨軍轉運安丙丙果奉旨誅

曦乃以紹節權兵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卒上嗟悼為之改日朝享贈少師謚忠惠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與兄㮚弟榘俱有時名號為三鳳㮚政和五年進士第一累官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横十五罪相繼七章并及其黨胡年胡益等皆罷㮚亦出知秦州欽宗復召累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還言金人怒割三鎮之緩於是百官議從其請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棄之且金人變詐莫測即割而

與之亦安能保其不來乎因請建四道總管使統軍入援兵既響應而唐恪耿南仲等信其和議亟檄止之俄而金兵長驅至城下帝方罷恪拜臬尚書左僕射始復三省舊制然而四總管已奉檄散去金人至遂無一卒守河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臬建議請以為元帥密草詔藁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兵馬元帥汪伯彦宗澤副元帥無何京城失守臬以宰相從幸金營遂留不遣臬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高宗

立累贈大學士官其孫七人

黄哲華陽人崇寜進士累遷宗正寺少卿金人陷都城索玉牒哲貯以陶器坎地而藏以是得完高宗即位被旨迎玉牒及幸維揚哲言宜幸金陵為朝論所沮除國子祭酒金人冦淮車駕倉卒渡江莫有扈從者哲獨朝服乘馬以隨金追執不屈而死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畧司公事金人深入革帥

兵解遼州之圍已而出使尼堪軍庭揖不拜因責其貪利敗約尼堪少屈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為備詔以為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僊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后妃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院置賑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於同文館所合已數萬多兩

河驍悍既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謀已定先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將受冊並亟起事革不逆其詐遂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執之脅以從逆革駡之極口引頸受刃其麾下百人皆死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以進士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而廟堂殊不為備力言之宰

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浚於吳門節制是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彦作亂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匇宣因與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總管浚知俊純實可謀即邀與計事因遣人齎蠟書約建康節制吕頥浩劉光世引兵來會而命俊分其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及韓世忠舟師抵常熟浚因大犒俊與世忠軍而告之曰聞賊

以重賞購浚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可取浚頭不然有一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於是遂令世忠兵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傅等以書招浚浚報曰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得書大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浚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安置柳州浚與世忠拒不受會吕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傅等憂恐不知所出於是宰相朱勝非遂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進次臨平傅正彦戰敗脫遁浚與顺浩等入見伏地
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浚正彦走閩
中命世忠追縛與其黨皆伏誅初浚在秀州夜坐警備
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者賞
格也然僕河北人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第見
公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
而去浚翌日斬一死囚徇於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嘗
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始闗陜嘗恐

金人入陝窺蜀蜀若失守則順流而下東南必不可保矣遂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浚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浚請任陝蜀事置幕府於秦川别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旋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諸將莫肯相援浚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為先務時金人雖北歸而金帥烏珠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

東南遂合五路之兵恢復永寧以牽制之金人果恐急調烏珠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衆會環慶趙哲擅離所部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吴玠聚兵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來路孫渥賈世芳等聚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乃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嚕攻和尚原吴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而走烏珠合兵再至玠與弟璘邀擊大破之僅以身免詔拜

浚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陜三年西北遺民歸附日衆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旣而詔遣王似副浚浚遂求觧兵柄且奏似非將帥才不可任宰相吕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毀浚詔浚赴行在御史中丞辛炳復率同列劾浚浚遂以本官提舉洞霄宫浚旣去國猶慮金人釋川陜之兵必有并力東南之意時朝廷乘浚去方欲講和浚乃上疏言狀未幾金人果入寇高宗思浚言策免勝非乃召浚除知樞密院事浚旣

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烏珠擁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名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世忠因遣麾下王愈詣烏珠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文書示之烏珠色變是夕遂遁紹興五年除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除左僕射與浚同心輔治時湖南巨寇據洞庭屢攻不克浚恐滋蔓為害請以兵事盡付岳

飛行至醴陵因釋死囚數百給以文書使掊諸砦囚皆讙呼而往遂降賊衆二十餘萬湖湘悉平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議防秋之宜七年浚以酈瓊叛引咎求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未幾臺諫交詆乃落職永州居住九年復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初福建海道通山東浚造海舟千艘將為直指山東計先是嘗用岳飛計以蠟丸入僞齊地間劉豫豫果為金人所疑而

廢浚遂欲待其敗盟因權制變大功可集後金遣使以
詔諭江南為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果敗盟復取河
南浚欲以海舟擣山東而秦檜方主和議遂除浚檢校
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一年封
和國公十六年浚極論時事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劾以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秦檜憾之
不已欲以大逆誣之檜死乃免紹興三十一年金主擁
衆百萬大入中外震動進浚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是時敵兵方焚采石炎焰漲天長江無一舟敢北行者浚至岳陽買小舟冒風雪而進李顯忠兵屯沙上浚前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至建康即請乘輿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孝宗即位除浚少傅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昌等府

軍馬時金將富察圖們及知泗州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將為南攻之計浚欲及其未發制之乃奏遣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入泗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圖們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以為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召顯忠等還會金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宿州與戰南兵少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即上疏待罪而主和議者遂因毀之有詔

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尋復都督金帥移書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秦檜之黨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許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喻以四郡不可割不然當還使人罷和議因拜浚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都樞密使都督如故二年議進幸建康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山東淮

南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萬弩營所招淮南北士
及江西羣盜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
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積水為瀆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器
械俱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及聞浚來皆撤兵去淮
北來歸者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又諭契丹約為
内應金人益懼湯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毁守備不足恃
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謀官又論浚費國不貲浚遂固乞
致仕從之行至餘干得疾卒孝宗震悼輟朝發哀加贈

太師謚忠獻浚少有大志自爲熙河幕官即遍行邊壘以觀山川形勢咨訪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以故悉知邊事本末所著有易解及雜説詩書禮春秋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曰栻曰杓

張栻字敬夫自少頴悟父浚即敎以仁義忠孝之實以蔭除直秘閣孝宗初浚開府治兵栻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讎恥下憫中原塗炭而思有以振之者此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

輔則功可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之遂定君臣之契累官吏部兼權起居郎時宰方謂金國衰弱建議往責陵寢上以問栻栻曰國家比年水旱民貧日甚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奏疏大要謂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通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工為歎息謂前此未聞此論時史正志為發運使以均輸為名盡

奪州縣財賦栻以為言上謂其取之於諸郡非取之於民栻曰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立名色以取之民耳上矍然閲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以栻兼侍講冀得時與晤語知閤門使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使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領州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疏入上感悟寢命出栻知袁州家居數年復起經畧安撫廣南孝宗聞栻治行除秘閣修

撰知江陵府恩威並茂劾奏信陽守劉大辨不報遂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書勸上親君子遠小人卒年四十八無子以從子炤為後

張杓字定叟用父蔭通判嚴州以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杓孝宗特令再薦名對差知袁州改知衢州會兄栻卒請祠以營喪事遷浙西督理荒政劾奏執政姻黨閤羅帝奬其不畏强禦歷進徽猷閣學士知襄

陽府寧宗嗣位會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報至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斬為首者二人盡釋其黨歷進端明殿學士知建康以疾乞歸杓天資高爽吏材敏給事無凝滯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子忠純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以祖任入京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奪民間已許嫁女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嘉定間知寧國府夏旱請於朝得米十萬餘石忠恕核戶口

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藏助賑與常平使者議不合遂以言去主管冲祐觀起歴戸部郎中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行三年喪既而宰相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遺書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强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耳寳慶初忠恕上封事一言天變所係不宜委之分野二言先帝之喪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降而為朞

況人主執喪於内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言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非所以表儀天下四請預定大婚恐俚説乘間而入五言陛下於濟王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當於此時急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六言直言正論皆指為好名歸過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非今日所宜有七言當今名

流搜羅未廣遺才尚多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踈以介潔為不通以寛厚為無用以趣辦為强敏以拱默為靖共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入言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妓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猶或間見今縉紳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已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所不為疏入朝紳傳誦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秘閣知

贛州罷去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紹興二十一年對策當帝意擢第一時秦檜意不在逵即罷知舉王曮授逵簽書劍南東川帝兩問檜趙逵安在乃除校書郎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恨一日檜諷逵以攜家就祿許助百金又遣所親申前言諷之往謝逵終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乃遷逵著作佐郎嘗命引見上殿迎謂之曰自卿登第後大臣阻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

以此知卿不附權貴始終皆朕自擢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嘗講漢書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為王意葢有所在也俄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內外制者南渡之後未見其兩逵有疾帝命國醫王繼先診視不治卒帝嘗稱逵文章似蘇軾因目之小東坡有棲雲樓集三十卷

蘇雲卿廣漢人少與張德遠為布衣交紹興閒出蜀居

於豫章東湖結廬獨居鄰曲皆愛敬之稱曰蘇翁不知其名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而味佳於他圃又不貳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紉過革舄人争貿之以餽遠以故薪米不乏漑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人莫測也張浚為相密訪所在因馳書幣屬豫章帥及漕使令親造廬必為致之非折簡能屈也帥漕密遣物

色獨有灌園蘇翁而無雲卿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乃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必為雲卿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政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命某等致公共

濟大業因出書幣致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候則扃戶閴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而翁已遁矣帥漕復命浚撫几嘆息恨其求之不早乃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水巷山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罪曷鍼

孫松壽鄆人紹興進士剛方廉潔不求人知環堵蕭然居官決事多用經術嘗守漢嘉甚有惠愛范成大薦於

朝固名不起趙雄在樞府言其賢詔轉一官賜三品服
趙汝愚復奏松壽掛冠勇退内行素飭除直秘閣不就
年九十餘卒蜀人號為牧齋先生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六歲徧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
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累言金必敗盟願
豫備禦及金使賀生辰傳金主悖嫚語於是乃議舉兵
遣成閔將禁衛五萬禦褒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
敵為虛聲欲以分我兵戍成其出淮奸謀耳朝廷竟遣

之既而金主自將號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及至權棄淮東錡亦回揚州乃以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叅謀軍事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

之而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令諸將列大陣勿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亮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搏我軍少郤允文入陣中撫時俊背曰汝膽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鰍衝敵舟皆沉然金人半死半戰日暮未退適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湧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弓尾射之遂大敗僵尸四千餘殺萬戸二人千戸五人及生女真五

百餘人其不死於江者亮盡驅殺之允文曰敵雖敗明日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亮遂自焚龍舟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趣瓜州漢臣者敎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於是顯忠分李倴兵萬五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五千人來會時楊存中成閔邵洪淵諸軍皆聚不下二十萬金亮

在瓜州聞李道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乃還揚州約諸將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淬殺之禍退有驅殺之憂奈何於是遂共弑亮亮既死敵乃遣使議和上因召允文入對慰藉嘉嘆詔遣措置兩淮允文至鎮江奏三策不報明年詔允文充川陝宣慰使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會朝議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服州郡官兵退守蜀口允文爭

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時史浩參大政欲盡棄陜西允文連上十五疏諫勿棄不聽乃以允文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隆興元年允文入對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史浩誤朕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不得乞致仕猶請勿棄四州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已而金兵復至上方悔不用允文言乃起允文端明殿學士累拜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使尋罷政西歸復召

為樞密院使兼叅知政事及吳璘卒乃以允文代之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仍知樞密院允文過郢奏築篁鷹山過襄陽奏收府城至蜀事無不舉乾道五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允文多薦名士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御史蕭之敏劾論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太上皇謂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於是上出之敏且製詩書扇以留允文允文因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開言路上謂其言寬

厚命書之時政記會選諫官允文以李彥頴林光朝王質三人皆鯁亮薦之不報而曾覿薦一人即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與右丞相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乃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詔進允文太傅謚忠肅允文所著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

卷行於世注唐書五代史藏家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歷著作佐郎嘗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天威稍霽俄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至中書執政詰之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有不知即條其大者以聞上感悟由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老求外補出知漢州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中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劾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排栗物論歸之光宗時除參知

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
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
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人
無知者卒於官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文清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
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從幸武昌又言江
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但不肯乘機以爭天下宜爲今
日殷監因著江東勝後鑑十篇上之乾道二年登進士

是時舜臣對策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之遂屈下第累遷知饒州德興縣為治以風化為先而除其煩苛時詣學宫為諸生講說皆稱之曰蜀先生遷宗正寺主簿舜臣於書無所不窺尤精於易著易本傳二十三篇又著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録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崇國公

李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户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之薦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尋遷著作佐郎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為工部侍郎以言事奉祠卒心傳有史才然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故其襃貶或有不當所著有高宗繫年録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朝野襍記道命録西陲泰定録辨南遷録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字貫之少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歷蓬州教授吳曦反脅之使從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歷兵部郎官出知果州卒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

趙之禮字安道資縣人少有遠識意氣豁如好義樂施尊賢睦族後孫雄貴累封少傅薛鄭齊三國公

趙雄字温叔隆興元年省試第一以虞允文薦乾道五年名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因極論恢

復請復置㑹復局日夜講磨條其事具合上意累除中書舍人雄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盡以諸陵梓宫歸於我上使雄賀生辰因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辭雄已見金主爭辯數四其臣屢呵止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鬬淳熙二年歴拜右丞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未嘗離口紹興帥張津獻羡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為民代和糴及買身丁折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也久

之雄乞外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
恃雄乃請城城成而民不告擾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
萬言書陳修身齊家及正朝廷之道詔授武寧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卒贈少師謚文定雄為相獨
不喜張栻每與虞允文沮抑之是時資縣有李石以文
學稱於蜀歷秉麾節亦不為雄所喜其意見不同如此
雄有方舟集七十卷
楊滙成都人杜門委巷著書賦詩人無知者邵伯溫為

部使薦其學行甚高清節甚苦不報及卒學者私謚為靜恭先生

李蘩字清叔晉原人登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歳祲蘩以賤價糴義倉粟而以其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卭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獨綿安堵移利州提刑兼提舉常平歳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遷倉部郎中總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是時四川歳糴軍糧名為和糴

實科於民蘩奏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視時不虧毫釐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盈乃陳利民十事前後三年蘩上奏疏十有三而上降詔難問者八訖如其議於是民皆樂與官為市而軍餉坐給田里始知有生之樂莫不繪像祠之擢蘩守大府少卿卒詔特與蘩恩外官其一子以旌其能蘩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行世

劉光祖字德修陽安人少以外祖賈暉恩補官後登進士上言人主自將危道也陛下躬擐甲冑閒馭毬馬一

旦有警豈能親率六師以戰乎光宗時為禮部郎官時侍御史闕上謂宰相留正曰郎官中有其人正曰得非劉光祖乎曰是已久在朕心矣光祖既為侍御史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大府卿沈揆因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靜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依據幸詔大臣僉舉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

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
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培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
擊為能哉寧宗即位累官司農少卿是時韓侂胄寖擅
威福光祖疏論其姦及朱熹以直言與祠光祖上言漢
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
怒旋悔況熹明先聖之道又非三臣之比今一旦無故
而去之可乎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耳再疏不聽出為湖
南運判不就改主管玉局觀及韓侂胄擅朝目士大夫

為偽學光祖撰涪州學記及之於是諫官張釜指為謗訕奪職及侂胄誅累升顯謨閣學士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

陳咸仁壽人富於文學遇事機敏登淳熙進士累官利州路轉運判官吳曦反咸不受偽命自髡其髮事聞遷朝請大夫司農卿以寶謨閣待制致仕

支漸資州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哀毀瘠甚白虵貍兎馴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

壠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及見漸至行因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是時簡州亦有鄧宗古葬父自培土成墳因廬其側晨夕慟哭甘露降於墓木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父客陳咸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戸讀書若不聞長學於魏了翁及朱熹門人李方子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李心傳修史舉子才自助擢史館校勘歴著作郎兼崇政殿説書隨書奏陳舉朝誦

其疏以為有德之言故事早講則講讀官皆在晚講獨說書一人宰相不欲子才獨講進言廼移晚講於早於是子才不得專對俄以子才兼直舍人院而蕭泰來亦遷起居郎子才恥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為出泰來子才亦請去不已上終不允又以本官兼侍講李伯玉以劾泰來降官已逾年舍人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為美詞書行上以謫詞用褒語詔吏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上意子才曰脫可斷耳詞不可改

賈似道以海舟之捷有詔奬諭子才當屬草但述軍容之盛而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吳子聰以女兄為女冠得幸子聰因之得知閤門子才繳還不為書行帝再諭之終不奉詔未幾子才辭去帝留之不可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郡中大治名權工部侍郎進禮部侍郎時賈似道入相自以四方無虞肆意極樂子才極言晏安之為鴆毒且及朝政闕失擢權禮部尚書度宗立尤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久之以資政殿學士

致仕子才天性孝友嘗過吉安見童子文天祥知為國器所薦士皆死節臣及卒家無餘財賣帶以葬所著有存齋集四朝史稿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初以父任入仕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歷起居舍人遣使金金人久聞奕名禮逆甚恭乃卒行成還奏奕因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伸進退之權常在於我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奕力爭之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

年上下以言為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況疏遠者乎夏旱求直言奕謂當以實意行實政不當徒以責償於禱祠之間蝗至都城方講捕祭然則不至輦下終不以為災乎奕嘗攝兼侍讀每講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陛下設遇若此當何以處之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遷吏部侍郎久之以言不用遂求補外乃加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

謗書以問奕奕喟然嘆曰士不愛一死而困於多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適宇文紹節宣撫京湖還曰僕亦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乃息後以寶謨閣直學士提舉崇福宫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贈通議大夫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𢘻禮備至精籀篆隸書所著有毛詩説論語尚書周禮講意及奏議雜文數十卷子彪孫為四川制置司叅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以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於元彪孫辭其使者曰吾之

腕可斷吾之筆必不可書閉門與家人俱仰藥而死
宋德之字正仲蜀州人以應舉擢開禧二年外省第一
歴武學博士嘗論入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
之變相生不窮知此乃可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數有
災變德之疏七事皆當時至切之患又曰今敵未動而
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是時吳曦在西
郵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西淮故德之以為慮及
德之出知閬州吳曦果叛德之乃託跌足以避偽命事

平擢本路提刑德之不俟代徑用觀察使印領事為制帥安丙劾奏降一官歴兵部郎官時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以問德之德之曰蜀無安丙則朝廷無蜀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廢公議以此忤丞相意見罷安丙聞之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乃知丙負正仲矣乃請昏於德之德之曰吾為天下公論非為安公也竟不許再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卒

楊巨源字子淵成都人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

百家之言應進士武舉皆不中劉光世見而異之薦其總領錢糧陳韡舉以右職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之志乃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游奕軍統領張林隊將朱邦寧皆驍勇而見忌於曦者巨源皆與締結會曦以安丙為丞相長史丙稱疾不出眉州程夢錫客以巨源之謀告丙丙大喜即因夢錫延見巨源於卧所號哭與議是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數十人坤辰又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通好

義於丙謀既定好義遂合其徒入偽宮巨源先假詔文
持詔乗馬自稱使者入内戸曦啓戸欲走李貴執殺之
丙奏功於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俄詔巨源轉朝
奉郎與通判差遣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先是有詔奬諭
誅叛言不及巨源巨源疑有蔽其功者遂懐怨望以啟
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髙誼解印而去
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人叙功於朝而從興元
都統彭輅乞書貽韓侂冑輅陽許而隂以白丙且言巨

源與其徒謀作亂遂因羅織其罪丙乃令輅收巨源殺之于途而以自縊聞其後有成忠郎李珙者作巨源傳投匭以訟其寃乃賜巨源廟曰褒忠謚忠愍

鄧若水字正仲井研人博學攻文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為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刲雞盟其僕曰明日謁令我顧汝即殺之至期三顧不發乃歸仗劒如武興欲手刃曦道聞曦死始還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對策極論史彌遠之姦彌遠將寘之罪不果理宗即位

若水上封事曰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詔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為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上策也自古人君之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今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陛下若不除此數凶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必安其位此所謂收大權以

固大位策之次也書具制置司不敢奏卻還之而罷嘉
熙間名爲太學博士復上數千言其畧曰寧宗不豫彌
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
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塚斲棺取其尸而斬
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書請禪位近屬以洗不
義之汚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
丞相喬行簡聞之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若水
怏怏而還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後歸蜀居山中

盜夜刼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為學務躬行恥為空言嘗作木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子因世亂築山砦以兵衞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淳熙二年進士歷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為宜因囑次秦曰吾死以疋絹纏身

斂以小棺足矣既而曦趣震仲行震仲乃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之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協謀誅逆及曦伏誅贈震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録其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後又賜廟曰旌忠謚節毅史次秦者眉山人登進士第曦名之甚遽乃以毒藥傅兩目比至目盆腫母年髙而賢命家人以訃聞曦乃聽次秦還曦誅改秩至合州太守

王翊字公輔郫人寳慶元年進士吳曦招之入幕及曦

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得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為叅議官翊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死報國及北兵至黼戰死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為誰曰小官臨難而不能救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曰忠臣也戒勿殺翊乃赴井死後其家出尸井中衣冠儼然

楊應詢鄄縣人歴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所至皆有政績卒謚康理其後資陽有張方字義立慶元進士歴

利夔成都提刑兼四川制置使以母老辭還廉明剛介見義必為有亨泉遺稿一百卷是時江油張珖淳熙中自湖北副漕擢刺劒州視郡如家視民如子所至皆以治行見稱簡州趙全叔累官華文閣待制知興元府歴仕久以名宦聞所著有易傳論語說孟子講義奏議北征錄酬倡韻纂漢書筆記後漢纂通灌縣鮮大年令綿竹存心公恕不為豪猾所撓凡有廢墜前人所不敢為者悉為之

郭瓚内江人字直聲隨父宦寓安陸元符末應詔上書慷慨言天下事不報後為汝陽令金人犯蔡瓚朝服坐廳戟手大駡與二子俱死同時成都有白如璧博覽羣書隱居不仕北兵至入山中不食而死

陳堂前者雒縣王氏女節行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之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歳餘夫卒既葬其夫事舅姑治家皆有法舅姑安之訓子日新入太學又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初堂前夫卒舅

姑無生事夫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遣嫁姑舅亡妹求分財産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吝色不五年妹所得皆罄堂前又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巳子親屬貧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門閭

師氏彭縣右正言驥之女適范孝純建炎初還蜀至方城遇賊孝純被害執師氏欲私之師罵曰我中朝言官

女豈受賊辱宜速殺我賊遂害之

喻氏二女者彭縣喻舜俞女也舜俞客死京師二女無所依至廣都依其姑髙節著名御史行部聞之嘉嘆為擇壻歸之

黎賢婦者雙流宇文邦彦妻居貧讀書畧通大義手自編抄以相其夫督勵諸子粹中者歴詞掖有名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先歸死于庫提刑張文饒疑楊

有姦殺乙以滅口命石泉軍劾治囚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其内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絶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將死願一見母而絶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奈何受此汚辱女今訟寃於天言終而絶於是石泉地震三日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勘官李志寧疑其獄乃禱於天俄而假寐恍有猿墜前驚寤因自念殺人者豈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

袁至使吏執之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吾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郡牓其居曰孝感坊

元

張須灌縣人僑寓江右從金華王栢學六經語孟以及周程張朱之言靡不潜心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延至江寧遠近翕然尊而師之稱曰導江先生所著有經說及文集行於世

虞汲仁壽人為黄岡尉與吳澂友善澂稱其文清而醇

是時蜀中起兵族人多有被俘於京者汲遂遂懷貲入京贖十餘口以歸家益貧晚稍起為教授以翰林編修致仕二子曰集曰槃

虞集天性孝友弘才博學累遷奎章閣學士日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陳進經筵凡承顧問必隨事規諫一時大典冊皆出其手其論薦人才必先器識平生為文萬餘篇有道園學古錄行於世卒贈仁壽公謚文清

虞槃性方正少與兄從吳澂遊嘗著非非國語時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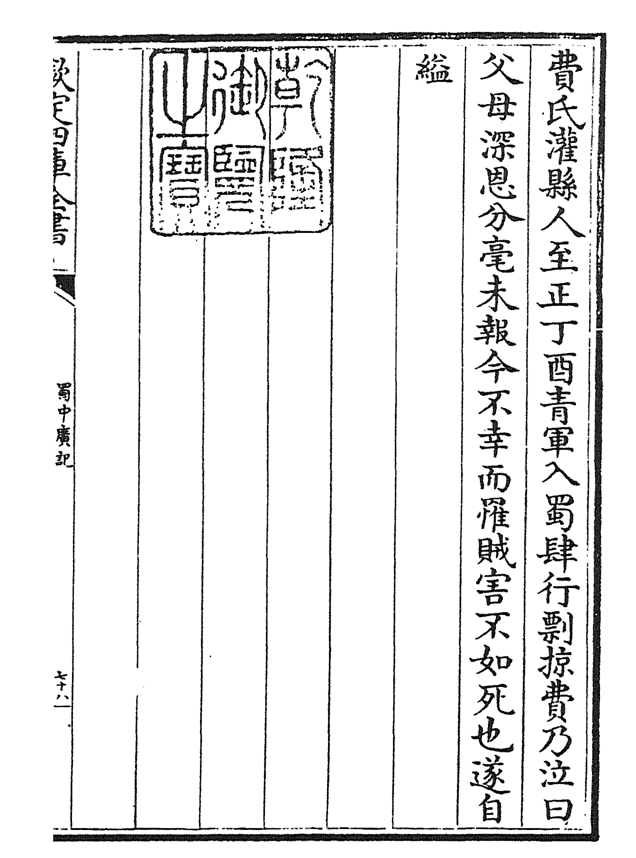
有識詩書春秋各有論著累官湘鄉州判官有巫稱神降其身州長吏莫不厚禮待之觽台巫並其黨繩之以法人僉服其明

趙世延成都人其先本蒙古族父為元帥鎮蜀因家成都世延究心儒者體用之學擢御史劾奏僧格不法及發伊克圖贓巨萬於是權貴一時斂迹歷四川廉訪使是時官軍驕横多抑良民為奴莫敢誰何世延痛加懲治其弊遂革㑹朝命阿固台討八百媳婦世延上書言

蠻夷宜在羈縻不必重煩天討章再上從之召為御史
中丞劾罷丞相特們德爾進大都留守乞外拜四川行
省平章仁宗崩特們德爾復相逮世延至京下獄廹令
自裁世延不為動拜珠為言其寃文宗詔釋之仍拜中
書平章監修經世大典封魯國公還成都卒謚文忠子
伯夔州路總管死於囊嘉章之難贈蜀郡公謚忠愍
馮文舉什邡人初舉鄉試授漢州學正會達嚕噶齊宴
僚屬以一手奉酒文舉不受拂衣去官後復登第歷雲

南儒學提舉明玉珍攻雲南文舉謂其妻曰我元進士蒙厚恩今軍至有死無貳汝光州馬中丞子孫其能從乎馬氏曰官人既死生亦何益遂焚香北拜皆自縊而死

楊氏者仁壽虞汲之妻在室時博通羣書尤精於春秋及適汲生子集值宋末兵亂汲攜家居嶺外無書可讀楊氏口授集論孟左氏傳歐蘇文比還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矣後集以文名皆楊氏內訓之



費氏灌縣人至正丁酉青軍入蜀肆行剽掠費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報今不幸而罹賊害不如死也遂自縊

蜀中廣記卷四十二